

金門紀行

尹 雪 曼

中國的西柏林

十二年沒去過金門了；上一次，大概是民國五十九年，印象並不特殊。但是，這一次（民國七十年二月底），金門給我的印象不僅很深，而且使我覺得金門跟西柏林有許多相似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說西柏林是歐洲自由國家的金門，我們說金門是亞洲自由國家的西柏林，應該是說得通的。

這一次，我是隨三個機構——國家文藝基金會、中國廣播公司、中國電視公司，組成的文化服務團前往。那是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；天，有點濛濛雨。平常，如果碰上這種日子，除非不得已，我都不太情願搭乘飛機。但是，這天要去金門。去金門不坐船，祇有坐飛機。

於是，也就祇有跟隨着大夥兒趕往機場，搭上空軍專機。由於前兩天已經走了兩批，所以這一天機上的人員並不多。十四位畫家和書法家都到了，其中比較年長而享有盛名的，則有梁中銘先生與陶壽伯先生。總領隊楚崧秋先生把他們招待到前艙貴賓室落坐後，其餘所有比較年輕，以及真很年輕的團員，就都坐在後艙。飛機起飛後，天上雖然有雲，但是氣流還很穩定，飛行中，

機身始終未曾搖幌。可是，當我把一杯熱茶喝下肚子裏，却逐漸地感覺到胸口有點兒窒悶，呼吸有點兒困難。然而，還是強忍着，不甘心讓自己顯露出有任何不適。但是，忍呀忍地，忍到最後，還是哇地一聲嘔吐了！

我從沒有在飛機上嘔吐過；這一次，真是破題兒的第一遭。因此，它首先使我意識到自己的健康。是不是這大半年，我的身體已大不如前？想着、想着，我有點兒憂鬱起來。

但是，當飛機降落在地面上後，我又立刻恢復了常態。這時，機場上已擠滿了歡迎的人羣，司令官等高級將領以外，還包括前兩天先到的大部分團員。他們看見又有這麼多人從臺北趕來，就忍不住高興的叫着、喊着；因此，大夥兒彷彿也完全忘了這時天空中正在落雨，而從大陸吹過來的北風，也頗具寒意。一位團員從人叢中擠過來，拉住我說：「今天還真好哩！昨天，我們到達時，風雨交加……。」興奮使他忘記了所有的辛苦。

從機場出來，我的眼睛忽然發現了另外一個天地。這個天地是一片綠，一片鬱鬱。金門那兒來的這麼多的樹？我正在訝異，我們搭乘的交通車，已在清潔、整齊的柏油路面上疾速地滑過，

從一片片的林木中穿出，又穿進。而所有這一切，眼十二年前已經完全不同。它的新貌令大夥兒興奮，令大夥兒鼓舞；令大夥兒覺得這才是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的櫥窗，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的精神標誌！

而經過兩天的參觀訪問，我發現今天的金門，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西柏林有許多相似。去年五月，我率領了一個歐洲文化訪問團，到過柏林；我們在那兒停留了三日。西柏林給我的印象，與我這次在金門所獲得的感受，在下列兩方面，完全相同。一是這兩個堅強的戰團前哨，有一份出乎料想之外的寧靜。它們雖在敵人的包圍中（西柏林四面受德共環伺，金門則三面受毛共威脅），却同樣的不憂不懼，到處充滿一片祥和的靜謐。而這種靜謐，古今中外，祇有大勇的人、大勇的國家才有。二是這兩個堅強的戰團前哨，整潔、美麗得完全像一所大公園；有山（西柏林不如金門，只有一座人工山）、有水（金門雖不如西柏林，今天也有五座人工湖）、有森林（這是西柏林原有的特色，却是金門意外的驚奇）；而沒有絲毫戰地所常有的破敗與荒亂氣氛。於是我想：如果可能，我願常住金門。

樹的故事

這一次去金門，給我感受最大、最深的，就是到處是樹。那一片片綠油油的樹，鬱鬱鬱的樹；公路兩旁是樹，原野裏也到處是樹。金門地上的草，雖然在陽曆二月底，還是一片枯黃；但是金門的樹，却株株掛着春天。

看到這麼多的樹，大夥兒不禁有點兒感喟。於是，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曹秘書長與華兄，就說了一則有關金門種樹的故事。他說：民國三十八年，國軍來到金門，金門是一片荒蕪。山上固然沒有樹，大街上也沒有樹；路上和田野地裏，更沒有樹。樹到哪兒去了？樹被鄭成功的軍隊砍了。鄭成功因為要趕走盤據臺灣的荷蘭人，在金門大量製造戰船，於是，就把金門的樹全給砍光了。但是，國軍來了，却要種樹。曹秘書長說，種樹始自民國四十一年。那時，金門的防守司令官是胡璉將軍。有一天，從臺灣運來了一船小樹，胡將軍於是下令每一名國軍官兵，發給小樹五株。然後，對大家說：「這五棵小樹，要好好培育。如果都死了，誰也活不成！」胡將軍說的是一句語意雙關的話，因此立刻發生了很大的作用。當時，金門因為多年沒有樹，所以水也很缺乏。國軍官兵弟兄，每人每天只能領到淡水一盆。這一盆水，除灌滿一壺留着飲用外，其餘的就用來刷牙、洗臉、洗澡和洗衣服。但是，用到了最後，仍舊不能傾掉；因為每人還有五棵小樹。那五棵每天在強風和乾旱中搖曳的小樹，需要他們每一個人，端着這大半盆黃泥湯一樣的水，走

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，去滋潤它們。不但如此，曹秘書長繼續笑着說，最要命的，乃是半夜裏起來小便，也捨不得把自己的一泡尿，「小」到別的地方去。「肥水」不落外人田呀，大家總要強忍着，跑到自己的小樹跟前，把這份「水肥」分給它們。

這真是一些含着眼淚的故事。可是今天，當無數的中國人，生長在金門的，或不遠千里來到金門的，以及那些熱愛民主自由，熱愛中華民國的友邦人士，前來參觀這座堅強的堡壘時，當他們看到那些鬱鬱的樹林，究竟能有幾人熟知這些含着眼淚的故事呢？今天那一片生長得又高又大，又粗又壯的樹木，遮着酷熱的陽光，遮着狂烈的暴雨，擋着來自北中國的勁風，又有誰知道它們究竟是怎樣長大的？它們每一株的根鬚上，都沾有國軍官兵弟兄們的心血與淚水；而當那些位國軍官兵弟兄們老了的今日，它們却仍舊充滿生機，長得這麼茁壯，這麼好；給金門這座島嶼，增添無限的綠意。啊！我們如果能够知道這些，能夠想到這些，那些曾把心血與眼淚留下來的兄弟們，不管今天在哪兒，也許可以無憾了！

從民國四十一年到今天，三十年來，國軍官兵在這座堅強的戰鬪島上（包括小金門），一共栽種了七千六百多萬株小樹。這些小樹，如今仍在活潑生長的，雖然祇有七百多萬株。但，七百多萬株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。而且，尤其難能可貴的，乃是最早培植的木麻黃已經漸漸地不再被重視。現在的島上，已經改植經濟價值較高的樹木，如楓樹、樟樹、馬尾松和烏柏等等。另外

，還闢有不少處的果樹園，培育了一片片的桃樹林、梨樹林、龍眼樹林、荔枝樹林，以及在大陸北方生長的棗樹林。說起來，這真是一些令人感到無比興奮的事。

可是，在金門兩天，當我每天在林木中來回奔走，參觀訪問時，腦子裏一直縈迴着下列兩個問題：一個是：鄭成功應該對金門的荒蕪完全負責嗎？另一個是：金門究竟有沒有一棵生長在民國四十一年以前的老樹？

我自己的答案，前者是否定的；後者是肯定的。

雨中來去

金門過去沒有樹能怪鄭成功嗎？這是在我濛濛細雨中走上飛機，飛回臺北的路上，腦海裏一直縈迴着的一個問題。

我們是在雨中來的，也是在雨中走的。今日的金門雖然不再缺水，但是，春雨對於金門，仍舊「貴如油」。因此，亦就難怪曹與華兄要對大夥兒笑着說：「將來，不管什麼時候，金門如果缺水，我就請你們諸位來金門。」接着，他又講了一些有關金門戰地政務會秘書長替老百姓求雨的故事。那些故事，有歡笑，也有眼淚。然而，不管是歡笑，不管是眼淚，却都說明了金門軍民一體，公務員、老百姓不分；血肉相連，水乳交融的關係。

今天的金門有五個人工湖，有五千五百餘口水井，有六百餘萬立方公尺的蓄水量；說起來，真是三十年前不能想像的。我常常覺得，有水的

地方，就有生氣（沙烏地阿拉伯也許是例外）。像臺北、像西柏林、像巴黎、像羅馬、像紐約、像倫敦，從飛機的小窗俯視，莫不是水塘處處，河流縱橫。而樹木，則是這種生氣的表徵。有水的地方一定有樹，樹多的地方一定有水。金門從前沒有樹，所以沒有水。沒有水，所以沒有樹。但是從清末清初到民國四十一年，金門沒有樹，怎麼能全怪鄭成功？鄭成功之後的人，三百年來，他們在金門做了些什麼呢？

而說民國四十一年前，金門沒有一棵樹，也不是事實。二月二十七日早上，我在金門縣警察局的院子裏，發現了一棵樹齡絕對超過三十年的大榕樹。這棵大榕樹的枝幹很高，綠葉生長得也極茂密。那高聳入雲，綠蔭覆地的挺拔樣兒，看了真叫人歡喜。

然後，我又在縣警局貴賓室的牆上，看到一張榕園的照片。榕園是金門的一大名勝。據說，園裏有不少棵大榕樹。這些大榕樹，年歲顯然也都能超過三十齡；果然，張少白將軍給我的揣測作了一個肯定。因此，我想那些把金門說成沒有一棵樹，以及把金門沒有樹的責任，全推給鄭成功的人，大都是出乎一種下意識的判斷。世人不是愛說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祇緣身在此山中」嗎？然而，對於一個初來乍到者，所有這些景象，却都是鮮活無比的。

跟隨文化服務團來到金門的中廣國樂團，二十六日晚上在擎天廳正式演出；其中兩位中學生模樣（光頭）團員的橫笛及南胡演奏，十分的突出。而二十七日這天，他們又跑到國軍官兵的營

地，再演出兩場；獲得了莫大的共鳴。此外，十四位畫家、書法家，從二十七日上午起，連續幾天的當眾揮毫，先後完成了五百多幅佳作，分贈國軍官兵營區的中山室。另外，還把一部分空飄大陸，給大陸的苦難同胞，帶去一些春天的訊息。

至於我們少數幾位工作人員，二十七日上午，除了兩個地方的拜會活動外，還到延平郡王祠、鄭氏祖墳、牧馬侯祠去瞻仰並致敬。這時，細雨一直在飄，春天的氣息很濃。雨洒在花上，洒在樹上；洒在田裏，洒在湖裏；把整個的金門，點綴得到處充滿了詩情畫意。可惜的是：我們要走。我們是從雨中來的，我們又在雨中跟金門告別，揮手。

金門美人

金門有美人兒嗎？不管是在金門生長的，或會在那兒居住過的男男女女，如果碰上這個問題，我想一大半都會搖頭。在臺灣長大或久居的人，只知道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」，卻從來沒聽說過「金門的姑娘美如花」。沒聽說過嗎？這一次去金門，我却聽說了。

不僅聽說，而且親眼目睹。二月二十六日下午，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與華兄，給大夥兒安排了一個參觀金門陶瓷廠的活動項目。在那兒，我看到不少的年輕男女。不是美術科畢業的男孩子、女孩子，能够在瓶子上繪出十分有靈性的人物、山水與花卉；讓人不能不佩服他們異常聰慧的天賦。然而，給我印象最深的，却還

是那些在修塑土坯的年輕女孩的娟秀。她們每一個人，好像都是經過挑選出來的；是那樣的有氣質，那樣的秀美，那樣的動人。她們那種可愛的模樣兒，以及那一張張被凍得紅紅的臉頰，一雙雙被凍得紅紅的小手（二月二十六、七日，是金門十分寒冷的日子；臺北的大屯山都降了雪哩）；使我忍不住地要問一句：「很冷是不是？」

回答我的是一個可愛的淺笑。那可愛的笑容，給我的感受是一股濃濃的青春美。這時，恰巧應未遲兄走來。他說：我們合照一張吧。於是，我們就央求正在我們附近參觀的畫家梁秀中。梁小姐說：怎麼不找個女孩合照呢？於是，我們跟一位正在工作中，有一張紅紅的臉頰的，有一雙紅紅的小手的女孩合照了一張照片。事後，我雖然沒有問，但我却一直相信跟我有同感的，恐怕決不止我一人。

就這樣，使我對金門的女孩子有了一個新認識。雖然，在見到這些在陶瓷廠工作的女孩子前，我已發現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子，她手中拿着紙、筆，肩上掛着相機，一直穿梭樣的活躍在我們的隊伍中，用眼睛、用耳朵、用手，不停地探訪，不停地紀錄，又不停地鑽入人羣中攝影。這些年來，我從沒有看見過如此活躍，如此勤奮，如是樸實的女記者；於是，當大夥兒走在花崗石醫院長長的甬道裏時，我就向她說：「妳是那個報社的？」她笑笑說：「正氣中華。」「妳是學新聞的？」「不是。」於是，我帶着許多喟嘆說：「我是個老記者。多少年來，我還沒見到過像妳這樣努力，這樣活躍的女記者哩！」

她這次真的笑了，開心的笑了；在一個老記者的面前，她顯露出她的雅氣美與青春美。她的穿着很樸素，但並不土氣。而她整個的人，正像她的名字：美「麗」「娟」秀。她姓李，是在金門長大的一個女孩子。

當我事後把我的這些觀感告訴見多識廣、能說善道的曹興華兄時，於是，他在交通車上又說了兩則有關金門美人兒的故事。一則是幾百年前，金門出生了一位美人兒，因為生得太美，金門的花，從此不敢再開。後來，消息傳到皇帝耳中，皇帝就收她做妃子，她不肯，投海而死。不料一夜之間，竟化做一座青山，聳立金門。這座山，就是現在金門民俗村右前方的美人山。如今，遠遠望去，仍舊可以分辨出那兒是她長長的秀髮，那兒是她高聳的鼻梁，以及那兒是她那美好身材。

另一則，是現今仍舊居住在金門的一位大人兒的故事。這位美人兒，幾年前于歸，曾經轟動整個金門。喜宴從鄉下開到城裏，一共開了好多桌；由於有背戰地節約風氣，還被戰地政務會罰了兩萬八千元的新臺幣。可是消息傳出，使她的美麗愈發動人。文化訪問團的年輕男女團員聽說後，一致要求曹秘書長帶領他們前往拜訪這位美人兒，曹秘書長雖答應了，可惜卻沒有「兌現」。

初次暈機

第一次乘坐飛機，大概是民國三十六年。那一年的春末夏初，中國航空公司爲了開闢東南亞

航線，邀請了上海五個新聞單位的記者們，搭乘試航機到東南亞參觀訪問。我那時任上海益世報採訪主任，有幸獲得參加。記得那架試航機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民航機，我們中國人叫它爲「空中霸王」。實際上，它是美國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生產的 DC-4。但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一般載客的飛機，還都祇有兩具螺旋槳的引擎；而這種 DC-4，有螺旋槳引擎四具；再加以體積較大，載客較多；所以我們中國人就叫它爲「空中霸王」。以這名詞叫這種飛機，在當時，確實是名實相符。

可是，這種「空中霸王」，如果拿來跟今天美國波音飛機公司的七四七相比，却小多了。祇因大小問題，原是比较問題；所以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的這種「空中霸王」，在當時確實是相當的驚人。無論是性能、設備，以當時來說，自然也都是第一流的。

我們就是乘坐那樣的飛機飛往東南亞。那樣龐大的、嶄新的民航機上，漆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，漆着「中國航空公司」六個大大的漢字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告結束，東南亞各地尚是滿目瘡痍的時候，我們從上海一口氣飛到西貢，再從西貢飛到曼谷，飛到新加坡，飛到巴達維亞（今天的耶加達）；那份風光，那份聲勢，那份激動；真是無可比擬的。而每一次，當我面對飛機場上萬頭攢動的人羣，面對一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，面對響徹雲霄的「中華民國萬歲」的歡呼時，我總是忍不住地流下兩行感動的熱淚。

但，那次我沒有暈機。此後，我雖然又乘坐了不少次的飛機，而且是各色各樣的飛機，也沒有眩暈過；包括去年五月的環球旅行——從亞洲飛到歐洲、美洲，再飛回亞洲。有時候，乘坐的時間長達二十多個小時，我也從未有過嘔吐；甚至連稍稍不適的感覺都沒有。但是，這一次（二月二十六日）去金門，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行程中，我竟然吐了！我覺得很難爲情——真不好意思。不是沒有坐過飛機，就是身體太差！其實，這兩種情形我都沒有。但所以會有這種現象，我想大概是自己真正的老了！

論年紀，我確實已經很老，只是心理上，從沒有老邁的感覺。不是硬說自己年輕，而是年齡的數字從沒有帶給我任何困擾。因此，在金門兩天，我仍舊歡愉如常，參觀、拜訪，一切活動都不折不扣地參與。二十七日下午三時，當我們再度走上空軍專機，準備回航時，機長笑着說：「今天的氣流不大好，請大家扣上安全帶。」於是，我首先發起，要了一個嘔吐袋；但是結果，飛機在臨近新竹、桃園附近的上空時，雖然搖晃得很厲害，我却沒有吐——連想吐的感覺都沒有。因此，我對先一天的嘔吐，就不能不感到有點兒納罕了。二十六日清晨上飛機前，我沒有吃早飯。不是不吃，而是沒時間。但在飛機上，却喝了一杯熱茶。大概就是這杯熱茶在肚子裏激盪，使我吐了。而吐出來的，也祇是這杯熱茶。這也是一種經驗。雖然，我坐船是會暈的，而且，常常是暈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；但暈飛機却還是第一次。但願今後乘坐飛機，永遠不會再暈。